

徜徉在西沙河畔

□侯铭

一座城市假若没有了水,便失去了灵性;水是自然界的恩赐,而对其的运筹,则彰显执政者的智慧与否;对其的保护,表明着一方群众的文明与否。我是这么想着。

不经意间,走近了西沙河——枣庄这座煤城的母亲河之一。其实我自幼便生活其畔,记忆中那已经是个不能涉足的地儿。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规划而或建设,存在着“仅仅是运动而已”的认识,当我走近于西沙河的时候,感到事情完全不能同一而论。

我生活的地儿,在西沙河的上游,那是座古镇。古镇听起来沧桑,正如西沙河的水,流淌千秋,千秋流淌,清了又浊,浊了又清。而如今,她确实清了。清如同返

老还童的模样,以至于留住了游云的端详,清风的垂目。数月的辛苦,我想不厌其烦的絮叨,那一定不是运动,运动仅仅是形式。那潺潺的流水,是喜悦的歌咏;那清澈的碧波,是洗却尘埃的芳容。还有柳丝,从千年唐诗中走进河畔的韵;还有圆月,张若虚的高吟,难道由此而生?走在河畔,听流水叮咚,是起伏错落的岩石激起的素湍,在奏响世间的天籁;走在水曲,见水草葱郁,是纷纭错杂的菖蒲摇曳的影,在彰显季节的风情。我禁不住欣喜,止不住欢歌,只顾徘徊以为走错了去处,于是亦惊动了可爱的生命——一群游鱼。此时,婉转而歌的岂止于我,还有枝头的鸟儿,自由的鸟。我爱抒情、

嬉戏,抒情、嬉戏之乐之又仅仅是我?那伸展的钓竿不再是无辜的引诱,是在激情着人与自然的默契。那舞动的腰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是内心情感热烈的喷薄。

徜徉在西沙河畔,我的心被荡漾、洗濯。我感到波清了,天明了,世界在张开臂膀,城市在焕发容光。

于是找一处静地儿,放逐升腾的思绪。远山含黛,碧野袭风。西沙河委迤于群山,北郊那是古镇的灵,煤城的魂。那钓鱼台的传说,那姜太公的故事,在此时显得更加的神韵,姜太公所钓之鱼,难道不是西沙河的鱼吗?于是,在思绪中溯源,一切归于禅门,归于佛界。这一河的水,源自于那梵门洗

礼的甘泉。古寺千古,甘泉千古,一河水呢?不仅沧桑,还焕发的生机。这贯穿于城的水,不亚于母亲的乳汁,而那高耸的研石山,岂不像母亲的乳房?城市的沧桑,母亲已经衰老,百年风云留下的是青史的辉煌,几任中兴公司的执掌者,民国总统们作古,张学良作古,留下煤城的地标在诉说往日的旧事,留下一弯水又扬起了旧时之波澜。

水的流向是城里,语云:上善者若水。曾经的泽润之功,而今衍生着灵气。那高耸如云的广厦,悄然岸边;那井然林立的层楼,密布水侧,是为水在衍生吗?

于是,我乐了,一如这水中的游鱼。游走的不是寓言,而是现实中的欣悦!

献给城市美容师

□王祥林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天刚蒙蒙亮,大多数市民、村民还在梦中;环卫工人们早已拿着扫帚奔波在大街小巷;桔红色的工作服在路灯的辉映下,闪烁着点点的光芒。就是这些千千万万勤劳、平凡的环卫工人。他(她)们每天把街道的每一个地方都打扫的干干净净,从不放过一处角落,从不落下一丝灰尘。如此日复一天,年复一年。让我们一出门,就能看到城市、乡村,是那么的美丽。城市美容师,是人们对环卫工人赞美、褒奖!

春季,春风和煦,艳阳灿烂,少年成群,情侣结伴,人们脚步匆匆,在绵绵春意中亲近大自然,倘佯在花红柳绿的城乡绿地、公园、田间……然而,散布在城乡各处的环卫工人,手持扫把,形只影单,他们迎着料峭的晨风,承受着“乍暖还寒”;清除城乡垃圾,捡拾碎纸片片,留下的是:身后光洁的路面!环卫工人们对鲜花盛开的大自然风光,也是十分眷恋,但他

(她)们更懂得用辛勤的汗水打扮美丽的春天!环卫工人们不辞劳苦的清扫,为的就是让人们能够看到一个干净的城市、乡村,能够呼吸到春天空气的清新。为了给明媚的春光增添光彩,这些护春的使者,辛苦劳作,无悔无怨。

夏天,毒辣的太阳煎烤着大地,气象台夏季酷热的红色警报高悬;怕热的小鸟躲进树林的阴凉处歇息、休憩,烦躁的知了在枝头不停地高声叫喊;人们纷纷躲进了空调房里避暑,环卫工人依然带着太阳帽、斗笠、草帽在工作岗位上“汗流浹背、加倍流汗”。

曾有一个夏日,笔者见过一位中年女性环卫工人,孤身一人在大街上清扫垃圾,阵风刮起地上的灰尘,不断迷住她的双眼;大豆般的汗水不住得往下流淌,常常湿透了她的衣衫。头上原本是淡黄色的草帽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她一边扫,一边用袖口擦着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轻揉双眼。

长期的日晒风吹让她的皮肤失去了从前的光彩,额头上饱经风霜的纹皱,烙印了多少艰辛,多少疲劳,多少付出,多少期盼!

秋季,人们怀着秋果累累的喜悦,围坐在客厅里、院子中团圆赏月、畅饮笑谈;环卫工人在别人庆祝佳节的时候,却依然拿着扫把,清扫着被秋风吹落的树叶和垃圾,放弃自家团圆。把原本巍峨不堪的大街收拾的井井有条,把整洁的城市、乡村呈现在他人面前。让更多的人享受秋收的喜悦,让天空中的月亮更亮、更圆,这也是环卫工人的胸怀和心愿。

冬天,地冻天寒,西北风发疯似的吹落雪花片片,雪花中夹杂着的雨水,漂落到地上结成了冰,上面还盖着雪;若不及时清扫,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此时此刻,环卫工人顶雪迎寒,身穿黄色马甲,将自己包裹得实实严严,脸上还带着一个硕大的口罩,只露出有神的双眼;铲冰除雪,不辞辛苦,不畏严寒。除雪需

要的是“力气”,铲冰更加艰难,环卫工人们在寒冷的冬天,也常常累得满头大汗。为了道路的整洁,为了行人的安全,忘记了疲劳和寒冷,默默无闻,却从不抱怨。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晴天雨天,我们的环卫工人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只是希望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由于他们的辛苦,换来了我们城市的美丽和我们生活的舒适。“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这是环卫工人们的口号,更是环卫工人的行动。是他们,用一把扫帚扫出了城市、乡村的文明;是他们,用一个簸箕端出了城市、乡村的整洁;是他们,每天清晨奏响了劳动乐章的第一个音符。他们永远都是下班最晚、上班最早的人。那一身橙色的衣服,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马路上的亮点,这些人经历风吹日晒,皮肤已经黝黑了,他们依然不停歇,日夜忙碌……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环卫工人!

触摸一个城市的灵魂

□赵威

鲁南广袤的黄土地
蓝宝石一样的东湖处子般静谧
鸟儿在树上歌唱,俊男靓女
在湖边徜徉,快门接下的身影
融进青青草地,世纪大道
张开有力的臂膀,拥抱南北
感应两旁森林错落的诗韵
一个城市的文明向四面延伸

莲青山、凤鸣湖畔开睡眠
城市的手架伸出手臂
着橘红标志服的环卫工人
目光搜寻着昨夜的“战利品”
铁锹、扒斗的进行曲,把最朴素
最无私的倾诉,留给人们
匆匆行走的脚步,你们用
最淳朴的身体,最纯粹的靈魂
用扫帚去和大地亲吻,难怪
只有你们能读懂,城乡的梦想
激情与律动,枣庄——运河流经的
千年古邑,一座七彩斑斓的城市
呼吸你身上散发的新鲜馥郁的空气
耳边飘过洒水车悠扬的旋律

因煤而兴的城市,不仅
只有煤炭,以枣命名的城市
也不仅只有枣园
当河流、湖泊涤去煤城的污垢
当生态以一个城市的象征
挤满所有空间
我几乎触摸到了枣庄的靈魂
然后感受,古韵荷香
水墨画卷,六玄琴的歌鸣

夜晚,广场舞曲响起,
轻快的华尔兹,引逗着,天上的星星
老年秧歌队,跳得如醉如痴
一群群戏剧达人,把歌声
馈赠珊珊的月光
银白色的路灯下,有稚童颂诗
我忽然看到
一座千年古城,与文明
有着如此的接近和亲密

我是不是该为你写一首赞歌
赞颂你的不屈和坚韧
我是不是该为你画一幅素描
描绘你的荣光与微笑
我是不是该为你谱一曲天籁
吟唱你的改善与完美

枣庄,齐鲁的谱系上
你延伸着微山湖的粗犷与前卫
让清冽的风和缓地吹进
每一个角落,让每一棵树,每一朵花
每一株草都感受到清新的气息
让每一个枣庄人在生涯的履历中
因着文明的广播与实践而变得干净
舒适和充满人性之美

枣庄,谁的呼唤让你在嘈杂与喧哗中走出
蜕变着落伍与肮脏
让一个整洁的
城市浮现在红荷湿地之畔
抒写着美好的诗篇
营造着幸福的格局
让一面渐渐升起的绚丽旗帜
在澄净的天地里迎风招展
为一座城市修葺着
儒雅的氛围,晶莹的光泽

站在台儿庄古城上眺望
我看到一个个健康的村落
淳朴的街道上
若有若无的氤氲
填充着此地秀丽的风光
延伸着儒雅的臂膀
让真实而完善的体系
覆盖整个枣庄,整个家园
弥漫着和谐的音律

漫步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
感受着来自都市的清新与典雅
繁茂的林木与花草
有序地陈列在幽静的土地上
让这块优美的热土萌发着
别样的生机
仿佛大雨清洗一般
寻不到片方的瑕疵
在祥和的领域内
感知着物质与精神
的双重改善,领受着
典雅与纯真的视野

停驻汉诺庄园
心胸一下恬淡
虚无忽地涣散
一切显得遥不可及的美
都在眼前浮现
仿佛是桃花源的另一个版本
大自然的设置中
修饰着无边的平凡
城乡一体化的升级
让心也得到包容与提升
让肉体驱散去俗世的
尘埃与烦扰,让所有的
村落都如这绚烂的家园
规划者的计划中
在下一个征程中
编织出无以伦比的锦绣

□陆承

美丽灵动的龙河



□赵连友 文图

西集龙河,又叫九曲龙河、巨龙河,坐落在山亭区西集镇境内,属十字河流域的南支流。其源头有二,均在现在的山亭区凫城镇境内,一为花盘山口,一为东小观东山。该河顺其地势,自东向西,两源流至西集镇的两河岔村汇流(两河岔即此得名),继续西流,过西集至滕州境与薛河等流域汇聚后注入微山湖。

西集龙河在山亭区境内长约18.5千米,最大河床宽约80米。西集龙河流域不仅山泉众多,上游还

有黄山前水库、千佛崖水库、东伏山水库和不计其数的拦河坝、拦淤坝等丰富的水资源,河流源源不断,蜿蜒曲折,犹如一条巨龙盘踞在山亭大地上,因此,智慧的人们赋予这条河中华图腾“龙”的名字,更加增添了她的灵气。更有龙河水孕育的两岸文化,使得这条大河声名远播。历史上的梁王城、倪国城、小邾国都城,三城同址,就在西集龙河边沿的东集村;还有佛教圣地普照寺、建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西集的汉代墓葬群等等,足以说明了西集

镇这个古代豷国的兴衰和源远流长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

为构筑水清、面洁、流畅、岸绿的水环境,2011年3月,西集镇突出“促进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主题,投资3000万元,启动了十字河南支流西集段(龙河)河道治理工程。同时进行河道景观的设计,在维护河道健康生命的同时,也为河道周围的居民创造了更多的自然空间和生活休闲空间,使龙河风光更加秀美宜人。

2003年3月,作者有幸调入西

集镇政府工作,闲暇之余,游览西集龙河风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填词一首,以抒胸臆。

水调歌头
游西集龙河
毕竟龙河水,气派不非凡。春风初度,满眼秀色今又还。曾经沧海桑田,多少古迹名胜,旧貌换新颜。日照风和暖,正是艳阳天。
相思久,得相伴,梦终圆。人生易老,唯有川流难变迁。适逢改革时代,我辈自当努力,逐浪扬帆帆。愿共龙河水,一往永向前。

消失的药渣

□谢士艾

老家枣庄过去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中草药煎过后,一定要把药渣倒在路中央。听老一辈的人说,如果有谁踩着了药渣,就可以把家里病人病带走,而踩药渣的人因此就会染上病。在那时,人们看见药渣就像看见了灾星,唯恐躲之不及,走路都是提心吊胆;若一不小心踩上了,张口要大骂“倒了去死,倒了去绝。”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得病。

很显然,这一做法是很不文明很不道德的,也是没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但长久以来,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在这充满愚昧无知的人群中,面对贫穷的生活,一有病痛,他们首先是硬扛着,实在没

办法就自己弄些中草药,再按照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做法,把药渣倒在路上,根本不管别人,也不管有效无效,一代一代的重蹈覆辙,以此来求得心灵的慰藉和自家的平安。殊不知,多少生命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而遗憾终身,甚至命归黄泉,上演一幕幕活生生的人间悲剧。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很少挨骂的,并且还常被村民们称之为“最不信这一套迷信”的人。然而事实上,在村里母亲算得上是倒药渣的高手,只不过她的技巧比别人更高超:一是尽量倒在离家远一点的路上;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倒;三是在药渣上一点

垃圾。因此,母亲的行为和倒的药渣都很少被人发现。如今母亲年近八十岁,每当提起这事,她都一脸的羞愧和无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村民们日益富裕,加上村里通了公路,有了赤足医生和卫生所,有病去那里打打针,开点西药,比自己采的中草药简单方便,疗效又好,倒药渣的现象才日渐减少,来自那方面的骂声也很难听见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医保惠及每一位村民,而且能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差不多到了治病不花钱的地步,人们嫌麻烦,没有几个人愿意喝煎的中草药了,最多是中成药、口服液之类的,即使是县里、市里

的大医院的医生开的调理、滋补身体的中药也没有几人能接受。偶尔有人喝了,也不会把药渣倒在整洁、宽阔的水泥路上,何况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这样做是自欺欺人,没有一点作用的,而且还破坏环境,给人留下没素质、没文化的不良印象。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村里的每条路上一年到头都看不见点药渣,人人完全可以昂首挺胸地走路了。

老家路上的药渣是一个个回味无穷的故事,苦辣酸甜尽含其中。它的销声匿迹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真实写照,更是党的政策的灿灿光芒。